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续小五义

下

[清] 不题撰人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续小五义

下

〔清〕不题撰人 著



华夏出版社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第六十二回

五里屯女贼漏网 尼姑庵地方泄机

且说姑娘正在叫卢珍应允此事，卢珍是至死不应。可巧这个时候赵保进来了。铁腿鹤一看卢珍，眼睛就红了，又一看素贞神色不对，故意说：“妹子你的胆小，不敢杀人。”说毕，把刀抽出来，对着卢珍就剁。卢珍把双睛一闭等死，焉知旁边有不教他死的。素贞把自己鼻子一捏，把迷魂帕往外一拉，对着赵保一抖，铁腿鹤身不由自主，噗咚就躺下了。素贞嗤的一笑，说：“相公，你看见了没有？我对你准是真心实意。咱二人要杀他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你若不点头，那可是无法。你一定要求死，也叫你死一个心服口服。”连说了好几次，卢珍仍是摇头。素贞一瞧此事有些不行，又怕迷躺下的那个他要醒来时节，问我因何故将他迷倒，我何言对答？这两个人总得杀一个才行，姓卢的只好是杀他罢。

正犹豫未决，忽听外边有人说：“你不用问我四兄弟了，老西倒愿意，你跟我走，饿不着你，早晚有你一碗醋喝。”素贞一听问道：“外面什么人？”徐良说：“是老西。”你道这徐良从何而至？皆因为金钱堡羞走，他就直奔南阳府。这日远远看见城墙，遇见一个打柴的，与他一打听，那人说：“你看见的那城墙不是南阳府，那就是团城子，正经城墙在东边哪，看不见。”徐良又问哪里有大店，那人说：“就在这前边五里新街，俱有大店。”徐良给那樵夫行了个礼，樵夫担上柴薪扬长而去。徐良进了五里新街，一看人烟稠密，做买做卖、推车挑担的人，实在不少。一直往西，路北有座大店，门前有几个伙计在板凳上坐着。徐良往里看了一看，伙计就张罗：“客官住店吗？”徐良说：“有跨院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有，西跨院三间上房。”徐良跟着进来，到里面一看倒也干净。启帘到了屋中，打脸水烹茶，然后吃饭，外带米醋一盆。徐良说：“饼、馒头、饭一同上来。”徐良饱餐一顿，然后点上灯火，自己吃了半天茶。天有二鼓光景，忽然心中一动，对面就是团城子，此时无事，我何不到团城子走走？把店中伙计叫过来，叫他把门锁好，吹了灯烛，“我到外边走走就来。”伙计答应，把门锁好。徐良出

去，直奔团城子而来，周围一绕，就是东西有两个大门，此时已然关闭了，地方实系宽大。自己心中纳闷：“他一个庄户人家，如何筑得城墙？难道说本地面的官府尽自不管？此中必有情由。本是从北面看起，仍然绕至北面，忽见东边有一个人，飞也似直奔西北。徐良尾于背后跟下来了，直跟到庙墙，那人并不叫门，竟自跃墙而过。徐良也就跟着上了墙。就见西边墙上，上来了一个人，山西雁细细一看，原来是艾虎，自己纳闷，他怎么也上这里来了？遂进了院内，与艾虎打了个手势。艾虎一见徐良，满心欢喜。艾虎皆因等卢珍工夫甚大，不见出来，甚是着急，把韩天锦留在外边，自己进去看看什么缘故，可巧碰见三哥。二人奔至窗棂之前，戳破窗棂纸，偷着瞧看，单见卢珍在那里绑着，赵保刚才要杀，就见路素贞一抖手帕，赵保就躺下了。然后又见她与卢珍商议两个人联姻的意思，卢珍只是摇头，姑娘拿刀威吓，卢珍执意不肯点头。外面二位英雄暗伸大指称赞，徐良这才把九尾仙狐叫将出来。艾虎一伸手，从兜囊之中掏出四个布卷，递与徐良两个，教他堵住鼻孔，自己也堵住鼻孔。艾虎说：“与这丫头动手，抢上风头，小心她那帕子。”你道艾虎这个布卷怎么这样现成？皆因是前番双盗狱的时节，他偷了沈仲元的熏香盒子，直到如今也没还给沈仲元，故此身边总带着几个布卷，倒是为他使熏香所用，不料此时用着这个物件了。

路素贞由屋中奔至院内，说：“你们是哪来的狂徒？好生大胆！”随着把刀就剁。徐良大环刀往上一迎，呛啷一声，把她的刀削为两段。路素贞吓得魂飞天外，赶忙一抢上风头对着徐良一抖迷魂帕。徐良往后一闪身，随说：“你那东西抖别人还可以，要抖老西算枉用心机，你不知道我有佛法护身？”路素贞更觉着急。艾虎一摆七宝刀，蹿将上来，路素贞正迎艾虎之面，一抖迷魂帕。艾虎一歪脸，说：“我也有佛法护身。”素贞见这帕子不灵，只得往墙上一蹿，逃窜性命。不料外头那个大傻小子等急了，左一个进去不出来了，右一个进去也不出来了，自己扒着西墙往里看，他身高一丈开外，墙只九尺，看的真切。老兄弟同着三爷与一个姑娘动手，那姑娘往墙上一蹿，他就过去双手一抱，说：“你别走啦！”抱住了，往墙下一拉。徐良说：“别撒手！”徐良往墙上一蹿，跟着艾虎也就上了墙，刚上墙，就听见噗咚一声，韩天锦栽倒在地，原来早被路素贞用那迷魂帕抖倒。九尾仙狐逃命去了。

待等徐良、艾虎下了墙头，过来一看，韩天锦四肢直挺，人事不省。艾虎说：“三哥先在这里看着，我进去开了庙门。”徐良点头。艾虎进来，先到屋中，解了卢珍的绑，掏出口中之物。卢珍一声长叹，说：“我真是时运不佳，才遇见这丫头缠绕。”艾虎说：“我去开门。”卢珍点头，艾虎出去把门开了。山西雁把韩天锦扛进来，到里边见了卢珍，与他道惊。卢珍很觉惭愧。那里现有灌卢珍的凉水，把韩天锦与赵保全用凉水灌醒。把赵保四马倒攒蹄捆上。

艾虎问：“三哥从哪里来？”徐良把自己事情说了一遍，说：“我实在没脸见我弟媳，故此不辞而别，跑下来了。四弟因为何故，你们走在一处？”艾虎就把找三爷，二爷老叫不醒，树林睡觉遇见四哥的话学说了一遍。徐良说：“我去找地方去，这人准是一个贼。”卢珍说：“不但是贼，这里还有他的真赃实据，开封府内还等着他结案哪。”徐良说：“我出去找地方，教地方把他交在当官，解往开封府结案。你我先别露面，若要一露面，白菊花要在这一方，他一知道就不好办了。四弟你说哪里有真赃实据？”卢珍说：“方才女犯盗来的包袱在这里，大概失主离此也不甚远。”

徐良出去，等了半天工夫，方才进来，带了五六个人来，一个是地方，其余几个是伙计。到里面与卢珍、艾虎相见，道：“这是卢老爷，这是艾老爷，在此处办开封府要紧的案子，不料碰上了这么一案，明天把这个叫赵保的交给你们本地官，解往开封府结案，还跑了一个女贼，等着我们慢慢拿获。此刻我们是不能出头露面，我们还要在此处探访，有奉旨的差使哪。”地方朱三连连点头说：“老爷们只管放心，绝不能把风声透露。”徐良问：“这庙是官庙私庙？”地方说：“这个庙，是团城子里东方员外的家庙。”徐良说：“要是他的家庙，你可更别声张了。”地方点头说：“老爷们只管放心，是嘱咐我的言语，我们绝不能泄露。”徐良又问：“这个团城子东方员外，他有多大的前程？”地方说：“是个武童。”徐良说：“他是武童就住城墙房子，他要是朝中卿相，该住什么房子！难道说你们地面官也不管吗？”地方说：“老爷，这个话提起来就长了，焉有不管之理。”徐良说：“既然要管，怎么由着他盖城墙房子，这不是要反叛么？”地方说：“先前这五里街不热闹，是南阳西关热闹。团城子那里本叫刘村，姓刘的人多，每逢二八大集。这复姓东方是后搬去的，那财主大的无比，名叫东方保赤。”此时韩天锦可也醒过来了，赵保也醒过来了，无奈是叫人家捆住了，暗暗自己

后悔,明知这场官司总有性命之忧。徐良又问:“东方保赤怎么样?”地方说:“此人家财甚厚,又赶上年岁不好,是卖房子的他就要。那个城墙本是个当铺,三年前止当候赎^①,把铺子关闭了。他就买将过去,就用当铺的那垛墙把他买的那些房子都圈在里面去了,那个集场市面,也就归到五里新街来了。先前东西南北四个梢门,他把北门堵塞了。又有人给他看风水,他叫东方保赤,赤者是火,南方丙丁火,见者无处躲,把个南门也堵塞了。知府大人叫钱秀,一上任就亲身拜望他去了,见他家有城墙,立刻教他拆,他用了许多银钱疏通好了。可巧又换了一位知府大人叫钱疟^②,到任之后仍是找他。他一想,此事不好,换多少回知府,得花多少回银钱,便与这位知府拜盟兄弟,哀告知府给他一个执照,作为是住户院墙,但不应砌城垛口,若要拆毁又无钱垒砌,将来塌陷之时,不许再砌成城垛^③口的形象。给了他一张这样的印文,再换知府,就不能找他了。其实他这个城墙历年修补,一万年也没有塌陷之说。里面还盖了一个什么‘藏珍楼’,东西两个门如今连人都不许走了。”徐良一闻此言,就对上房书安的话了。自己想了主意,要到团城子找冠袍带履,连白菊花带盗鱼肠剑的节目,且听下回分解。

① 赎(shú)——用财物把抵押品换回。

② 疟(nüè)。

③ 城垛——城墙顶部突出的部位。

第六十三回

徐良首盗鱼肠剑 二寇双探藏珍楼

且说徐良对地方说：“你若见着团城子人，可别提起尼姑庵之事，余者就按我那言语办理去罢。”地方说：“此时天尚未明，明天早晨再把他解官罢。我给老爷们预备点酒去。”徐良说：“不必。”等到次日天明，地方找了一辆车来，把赵保口中塞物，放在车上，把庙门倒锁。几位爷奔五里新街，俱上徐良店中去了。地方朱三解着差使，奔衙门见官回话去了，不提。

徐、艾、卢、韩四位进了店中，伙计过来，开了西院房门，到里面，伙计给烹茶打洗面汤，然后开饭，大家用毕，谈了些闲话。晚间又用了晚饭。徐良说：“众位，我今天入团城子里面，探探东方亮他们共有多少贼人，白菊花在与不在。等我回来，我们再定主意。他们若是人多地险，你我弟兄还不可轻动手，等一天半日，展大叔等也就到了，咱们俱都会在一处，那可就好办了。”艾虎说：“我今晚同三哥一路前往如何？”徐良说：“我今晚又不动手，要许多人去何用？你要去，等明日再去。”艾虎无奈，只可点头答应。天交二鼓之半，徐良换上夜行衣靠，背后勒上大环刀。卢珍说：“小心了。”徐良一点头，就在院中纵身跳在西墙之外，直奔团城子而来。到了团城子城墙下面，掏出飞抓百练索，搭住上面城墙，□着上去，用手一扳上面城砖，用了一个骑马势，跳将上去。摘了抓头，往下一看，只见从东北来了两条黑影，直奔城墙而来，也都是一身夜行衣靠，到城墙之下，把百练索搭住了城墙上面，导绒绳而上。到了上边，复又扔下绒绳去，叫那个□绳而上。可巧墙头之上，有一棵小榆树儿，徐良就在树后隐住了身子，将二人相貌仔细一看：一个是一张黄脸，上面有一层绿毛；一个面似瓦灰，在印堂处约有鸭卵大小一块紫记，全都是背插单刀。这二人也是把抓头扣住城砖，那一个黄脸绿毛的先下去，那一个有紫记的后下去。徐良就转过来瞧着，见头一个下去，一手一手□着绒绳，看看快脚踏实地，就见他把腿往上一卷，复又用脚蹬住城墙，回头往下看，透着惊慌之色，低声说：“兄弟你要小心，这城墙脚下，有护墙壕，宽够六尺，全是翻板，一块搭住一块，

要是蹬上,可就坠落下去了。可不定多么深呢,千万留神。你下来时可得倒腰,非蹿过七尺去不行。”上面那个点头说:“哥哥放心罢,我知道了。”那人踹城墙,一勾腰蹿出,足够七尺,方才脚踏实地。第二个这才要下来,徐良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了,赶紧跑将过去,就把他那个飞抓百练索一手揪住,一手把那挠钩一摘,看看那人刚要着地,一撒手,那人噗咚一声,就掉进护城壕内。原来这团城子里所有的脏水连下雨的雨水、尿屎秽水,全归在这护城壕里面。这人落在壕中,骚臭难闻。先下去的那个,把翻板给他蹬住,把他拉将上来,抱怨他说:“我连连告诉与你,你还是不留神。少刻要到了藏珍楼,你更不定怎么样了。”那人说:“你别抱怨我,非是我不留神,是百练索抓头断了,怎么怪我呢?”那人说:“抓头万不会断,总是你蹬在翻板上了,不信咱们看看抓头。”徐良在墙头上暗笑。那黄脸的一赌气,将绒绳拿过来一看,一丝儿也未动,说:“你来看,一丝儿也未动。”那有紫记的说:“这个事情实在的奇怪,像上头有人摘了的一样。”上边老西暗说:“你算猜着了,是老西多了一把手儿。”那黄脸的说:“你说的真不像话,上面又没有人,焉能给你摘钩儿哪。你往那里去的时候,可多要留神就是了。”说毕,二人施展夜行术,一前一后,扑奔正南去了。

山西雁方才下来。也是百练索抓头,抓住了城砖,四面八方细细瞧瞧有人没人,他也怕的是再有人给他摘了,也闹身尿泥。然后这才导绒绳而下,离地约有三四尺的光景,看准了翻板,一端城墙,往后一倒腰,撒手倒出七八尺光景,方脚踏实地。用力一扯绒绳复^①又往上一抖;抓头方才下来,将百练索绒绳绕好,装在百宝囊之内,也就施展夜行术,跟下那两个人来了。此处原本是东方亮的大花园子,过了月牙河,就是太湖山石。刚一拐竹塘,遇见两个打更的,当当当正交三鼓。忽听打更的哎哟一声,徐良就知道被那两个人拿住了。往前一探身躯,见那两人捏着打更的脖子,绕在太湖山石洞之内,往下一摔,噗咚一声,摔倒在地,四马倒攒蹄,把两个打更的捆上,把刀亮出来,扁着刀乱蹭脑门子。只吓得那两个更夫^②魂不附体,哀哀求饶。二人说:“我问你们几句言语,只要你们说了真情实话,我就饶你们。”更夫说:“只要饶命,我们就说。你们二位是为冠袍带履而

① 复——然后。

② 更夫——打更(值夜)的人。

来,是为鱼肠剑而来,是为借盘费而来?”二人说:“我们就为鱼肠剑而来。这个东西在什么所在?只要你们说了实话,我们将此物得到手中,不但饶恕你们,还要大大的周济你们两个哪。”更夫说:“只要你们饶恕,就足感大恩大德,哪里敢讨赏呢?你们二位既要打听鱼肠剑,我把这道路与二位说明。由此往西,有个果木园子,穿果木园子而过,北边一段长墙,那里叫红翠园,可别进去。一直往南,就看见西边一段短墙,那栅栏门子可在西边,似乎你们这样能耐,就不用开门了。跃进短墙,路北有座高楼,说楼可又不是楼的形象,类若庙门相仿,七层高台阶上边,有三个大铜字,是藏珍楼,外边明显着一条金龙,脑袋冲下,张牙舞爪,这鱼肠剑就在楼的内面。”二人又问:“听说这藏珍楼有些消息儿埋伏,可是什么消息儿?”更夫说:“埋伏是有,我们可不知道是什么个消息儿。自从我们上工,我们大太爷三太爷亲身嘱咐,前后打更,红翠园不许进去,东北角上有一个小庙儿,不许进去。这藏珍楼院子倒许我们进去,但得离着楼周围一丈,倘若走到离楼一丈之内,弄出什么舛错来,或死或带伤,大太爷可不管。我们可也不知是什么消息儿^①。”二人对更夫说:“你的言语,也无凭可考,等着我们得剑回来再来放你。”说毕,撕衣就把他们口来塞住。

徐良看着那二人往正西去了,自己过来,把那一个年长的更夫口中之物,掏将出来,也把大环刀抽出来,扁着刀,往脑门子上一蹭。更夫连连哀告说:“好汉爷爷饶命,你老人家问什么,说吧。方才那二位,可是一同来的?”徐良说:“是一同来的,他们是上藏珍楼去了是不是?”更夫说:“他们上藏珍楼找宝剑去了。那二位是你老人家的什么人?”徐良说:“算起来他们是我孙子。我另问你一件事情,你要不说,我打发你上姥姥家去。”更夫说:“你老人家问什么言语?”徐良说:“你们员外这里,现在住着多少朋友?”更夫说:“刻下住着朋友不甚多。”徐良问:“都是什么人?姓甚名谁?”更夫说:“金头活太岁王刚,急三枪陈振,墨金刚柳飞熊,菜火蛇秦业,独角龙常二怔,病獬豸^②胡仁,就是这些朋友。”徐良问:“火判官周龙上这里来没有?”更夫说:“没来。”徐良说:“有个白菊花来了没有?”更夫

① 消息儿——指暗藏的机械装置,一触动就能牵动其他部分。

② 獬豸(xiè zhì)——古代传说中的异兽,能辨曲直,见人争斗就用角去顶坏人。

说：“姓晏哪？先前在这里，如今不在。”徐良说：“我也暂且屈尊屈尊你们，待事毕之后再来放你们两个。”也就把他口塞住。徐良自己一忖度，这藏珍楼有险，让他们两个去罢，我先到前边看看，恐更夫言语不实。白菊花果在此处，设法拿他；他如不在此处，更不可打草惊蛇。再看这两个贼人把宝剑盗出来盗不出来，他们若将宝剑得到手内，我跟他们到外边与他们会剑，他如不给，量这二人不是我的对手。主意已定，直奔前边去了。

单提那二人过了果木园子，看见这红翠园，直奔正南，迎面有一大柏树，往西一拐，蹿进短墙，一看藏珍楼，与更夫说的一样。二人直奔七层台阶去，离阶石有七八尺的光景，二人将要拉刀，就觉足下一软，登在翻板之上，两个人一齐坠将下去。要问他们生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

伏地君王收二寇 金家弟兄见群贼

且说这两个奔藏珍楼的到底是谁？儒守府管辖，有一座朝天岭，山上有五个寨主，一个叫王纪先，一个叫王纪祖，三寨主叫金弓小二郎王玉。山下有个梅花沟，内中有个金家店，两个店东，一个叫金永福，一个叫金永禄，就是山中四寨主、五寨主。这朝天岭山路最险，前面是十里地的水，通着马尾江，到山口左右，有两座岛，一座叫连云岛，一座叫银汉岛，当中有个中平寨。这中平寨前，在两个岛口当中，隔着一段竹门，竹门之前，水内有滚龙挡，上面有刀，有水轮子，无论多大识水性的人，也过不了这滚龙挡。过了竹门，有个三孔桥，内有三张卷网。这梅花沟，就在连云岛下面，靠着中平寨的水面，南岸就是金家店。皆因为这日，金永福、金永禄正在店中，接着王爷的书信，过水面与山中送信，见了王纪先、王纪祖、金弓小二郎王玉，投了王爷的书信。可巧头一天，有团城子伏地君王东方亮派了两个人去，一个叫赫连齐，一个叫赫连方，两个人送东方亮的请帖。山上三个寨主，都没见到，只见了金永福、金永禄。今日金家弟兄一见王纪先就提说：“昨日晚间，东方亮派人到了我们店中，与我们留下了一个请帖。我们店中待承了他们的酒饭，今日早晨辞别去了。”翠麒麟王纪祖问说：“大哥，我听说团城子东方亮家中有一口鱼肠剑，从列国专诸刺王僚的时节直到如今，复又出现，可称是无价之玉。大哥可见过此物？”王纪先说：“只是耳闻，我最怕那宗东西出世，我有一身宝铠，寻常刀剑一概不怕，所惧者就是鱼肠剑。”王纪祖问：“东方亮下请帖，五月十五这天，哥哥打算去与不去？”王纪先说：“我们与他素无往来，他也不是名声远震的人物，谁与他前去助威？”王纪祖说：“既然不去，又与他没有交情，几时若是得便，到他那里，把他鱼肠剑盗来，我们大家一观，一则大家瞧瞧看看，二则亦免大哥忧虑此物日后为患。”王玉说：“这有何难？待小弟去走上一趟，除非我去，别的人还不行哪。”王纪祖问：“怎么非你去不行？”王玉说：“这东方亮家内，有个藏珍楼，这藏珍楼不易进去，非得能人去不可，倘若不行

的到那里,不但不能把剑得来,还怕有害于己。”王纪祖说:“待等得便之时,王兄弟就辛苦一趟。”金永福在旁言道:“三哥方才所说这鱼肠剑,我弟兄二人情甘愿意往团城子去走上一趟如何?”王玉说:“二位贤弟,不是劣兄小看你们,你们二位,虽然高来高去,要盗人家无价之宝,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。你们不想一想,既是祖传之物,必要收藏一个严密的所在,不能就在明处放着。再说他那里人多,你们二位,又没有什么格外的秀气,岂不是班门弄斧。”金永禄一听,微微冷笑说:“既然如此,非你去不可。”王玉说:“你们二位,如要不信我的言语,就辛苦一趟。要能够真把鱼肠剑盗来,我从山上一步一个头,给你们磕到梅花沟去。”王纪先拦道:“你们千万不可这样。”金永福、金永禄也就不往下再说。当日晚间出山,回到梅花沟,二人这口闷气不出,商量着要上南阳府。金永禄说:“哥哥愿意去不愿意去?你要不愿去,我就一人前去了。”金永福说:“焉有不愿意去的道理?倘若我们把鱼肠剑盗来,非叫三哥给我们磕头不行。他实在是眼空四海,目中无人。”二人商量妥当,次日换了衣服,带些盘费,提了夜行衣靠的包袱,由梅花沟金家店起身,一路无话,也是住在五里新街。晚间换好夜行衣靠,背插单刀,奔团城子而来。进团城子头一个是金永福,第二个掉翻板内的就是金永禄。

二人问明白了更夫,到了藏珍楼院内一看,这楼的形象,极其高大,当中挖出来的旋门,与庙门一样,有两个门环,红门上起金钉,两扇门当中,约有二指宽的门缝。上面嵌出来三个大铜字,是“藏珍楼”。在铜字上边,有一条金龙,张牙舞爪,垂着两根龙须,有如通条粗细,越往下越尖,这龙须垂到与门的上槛高低不差往来。二人一齐要上七层台阶,不料就踩在翻板之上,噗咚一声,坠落下去。幸而好不大深,二人打算要往上蹿,上边翻板复又盖好,里面是黑洞洞的,伸手不见掌。二人往下一坠,就听哗唧哗唧,铜铃一阵乱响,工夫不多,只听上边一阵乱嚷,把翻板一掀,十数把长挠钩,往下一伸,先把金永福搭住,后把金永禄搭住,拉将上来,俱都捆上二臂,从背后给他们把刀抽出去,推推拥拥往外就走,一直奔了更房儿。许多打更的说:“告诉咱们大太爷去。”

更夫与东方亮送信暂且不表,且说徐良直到前面,看有明三暗九一座大厅,就大厅后面蹿将上去,跃过房脊,到了前坡,扒住连檐瓦口,往下探身躯一看,就见伏地君王东方亮员外在当中落座,足下是薄底靴子,身上

箭袖袍、狮蛮带。面如油粉，两道宝剑眉，一双大三角眼，狮鼻阔口，一部花白胡须遮满前胸，可是黑多白少。上首就是他的兄弟，紫缎的扎花壮巾，紫缎子箭袖袍，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，紫微微一张脸面，剑眉圆目，直鼻阔口，一部黑髯，这就是紫面天王东方清。内中还坐着六个人，一个个穿红挂绿，长短不等，全都是凶眉恶眼，脸上怪肉横生，俱都不是良善之辈。正在观看之际，只见从外边飞也似跑进一个人来说：“周四寨主爷到。”伏地君王说：“请。”不多一时，前面灯球火把，就把许多人引将进来。东方亮迎出大厅之外，大众都给伏地君王行礼，又见了紫面天王东方清。房上的徐良，认得进来的这些人，却是火判官周龙，小韩信张大连，青苗神柳旺，赫连齐，赫连方，又有三尺短命丁皮虎，黄荣江，黄荣海，细脖大头鬼王房书安。唯独见了房书安，这里伏地君王东方亮问道：“房贤弟，你如今也有四十多岁了罢，怎么混闹起来了，你自己也不觉着叫人耻笑。”房书安哈哈一笑，说：“哥哥说了半天，多一半是为我这鼻子罢？”东方亮说：“你自己还知道哇，这个岁数，反倒胡闹起来了。”房书安说：“你打算我这鼻子是长了天疱疮了不成？却不是。我这是叫一个，一个……”说了半天总没说出什么来。东方亮哈哈大笑说：“一个什么呀，怎么不往下说了？”房书安说：“我说到此处，心里就有些发怯，我总怕他老人家在这里。”东方亮说：“你这人说话半吐半咽，屋里来说罢。”到了屋中，就与金头活太岁王刚，墨金刚柳飞熊，急三枪陈振，菜火蛇秦业，独角龙常二怔，病獬豸胡仁等，大家相见了一回，然后彼此落座，从人献茶上来。东方亮问：“房书安，你这鼻子是什么缘故？”房书安说：“我这鼻子是遇见一个削鼻子的祖宗给削了去了。”东方亮问：“这削鼻子祖宗是谁？”房书安说：“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。陷空岛有一个穿山鼠徐庆之子，此人姓徐名良，外号人称多臂人熊，又叫山西雁。这人本领高强，足智多谋，一身的暗器，会装死，会假打呼，人家疑惑他睡着了，却原来他假睡着，一过去，就吃了他的苦了。火焚桃花沟，杀跑了飞毛腿，结果了金箍头陀邓飞熊的性命。就因张大连对着我信口开河，也搭着我多吃了几杯酒，讲来讲去，我就讲到穿山鼠徐三老爷子那里去了，这个削鼻子祖宗，他哪里答应我呀！我钻到桌子底下，叫他们替我说一句‘没在这里’，他们谁都不管。后来还是我带出来的这个黄大兄弟、黄二兄弟，报答了报答我，把桌子一掀，他们兄弟两个踹后窗户跑了。要不是我眼前有点机灵，那天晚上就出了大差了。

也仗着是我腿软嘴软，才保住这条性命。”东方亮问：“什么腿软嘴软？”房书安说：“这你还不明白么？腿软是给人家跪着，嘴软是央求人家，这才把这位老爷子央求心软了说：‘我不杀你罢，实在怒气难消？杀了你罢，又瞧你央求的可怜。’这才与我留下了一个记号，把鼻子削将下来，我方逃了性命。”又搭着他说话没有鼻子，乌嚙乌嚙的，更加着他说话，有一句说一句，绝不藏私，所有听的人俱都掩口而笑。紫面天王东方清大吼一声，说：“住了，房贤弟，不要往下再讲了，休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慢说他是穿山鼠徐庆之子，就是五鼠五义，也不放在复姓东方的心上。有日王爷兴师，早晚必要会会他们这些侠义，看看他们有多大本领。连徐庆我都不惧，何况是他的后人！就怕遇不见他，我若见着这个多臂人熊，要不把他首级拿来见见众位，从此我就更名改姓！”房书安说：“三爷，这么说的人太多了，见面之时你就晓得他那个厉害了。”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只气得紫面天王把桌案一拍，大叫：“房书安，你再要夸奖于他，你就出我们团城子去罢，或者你把他找来，你看着我们两个人较量较量。”山西雁正在房上，听了个真切，心中暗道：“你不用找，老西现在此处，要较量较量却有何难。”想到此处，一抽大环刀，就要蹿下房去。要问徐良胜负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屋内金仙身体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骗人

且说徐良在屋上，正要拉刀蹕将下去，教这紫面的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忽见由外边跑进三个人来，两个壮士打扮，一个穿着一身重孝，放声大哭，直奔房内而来。身临切近，山西雁方才认出来了：一个是薛昆，一个是李霸，一个是王熊儿。王熊儿穿着一身重孝。皆因在毛家疃，王熊儿瞧势头不好，背着自己包袱，先就跑了。第二天，方才遇见薛昆、李霸，他们两个人把毛天寿已死，王虎儿被杀告诉了王熊儿一遍。三个人商量着，无处可奔，只可是上团城子与大太爷送信。就仗着王熊儿包袱内有些散碎银子，王熊儿做了一身孝服，一路盘费，到了团城子，天气就不早了。到了门首，众人一问缘故，王熊儿就把太岁坊之事说了一遍。众人一听，都慨叹了半天，并不用与他通报，就自己进来了。到得里面，见了东方亮，噗咚一声，跪倒身躯，放声大哭。伏地君王问：“因为何故这么大哭，穿了一身重孝？”王熊儿就把太岁坊抢金氏起，直到毛家疃毛天寿、王虎儿被杀，前前后后，细细地说了一遍。末了说：“我今特来报与大太爷三太爷知晓此事。”东方亮、东方清一闻此言，放声大哭，大家劝解了一回。东方亮说：“众位有所不知，我二弟性情古怪，他要在我们这里住着，焉有此事。”大家一齐说道：“也是二员外爷命该如此，只可打听准丧在什么人手，咱们与他报仇就是了。”薛昆、李霸又把赵胜死的缘故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别的人俱未能看清，单有一个相貌古怪的，是两道白眉毛，又是山西的口音。”房书安说：“众位听见了没有？就是这个老西，我总疑惑着，早晚之间必上这里来哪。”东方清言道：“正要找寻于他。他若不来，可是他的万幸；如果要来，可算他是飞蛾投火——自送其死。”东方亮说：“你们暂且吃饭去罢，有什么话以后再讲。”薛昆、李霸、王熊儿俱都下去。

这时，外面慌慌张张跑进一个家人来说：“员外爷在上，如今藏珍楼拿住两个盗剑的了。”伏地君王东方亮一闻此言，吩咐一声：“把两个人与我绑上来！”不多一时，就看见从外边推推拥拥推进两个人来，大家说：

“跪下跪下。”那两个人挺胸叠肚，立而不跪。大众一看，这两个人全都是马尾透风巾，青缎夜行衣，青抄包，青中衣，蓝缎袜，扳尖洒鞋。一个是黄脸绿毛，一个是面似瓦灰，一块紫记，怒目横眉，立而不跪。东方亮一看，微微冷笑说：“你们两个好生大胆，既要前来盗剑，也该打听打听才是，我复姓东方的，最喜欢绿林中的朋友。山林中的宾朋，海岛内好友，准有几百位，俱是出乎其类的英雄，拔乎其萃的好汉。我一生最恼的，是不打听打听我是什么样朋友，依仗你们的本领，前来窃盗哇，盗我藏珍楼的宝物哇，自逞其能，藐视我这个所在。我也不怕你们恼，慢说你们那样本事，就是比你们强着万倍，连我那个楼门也不用打算进去。我也不用问你们的名姓，倘是问出来，要有与我相好的朋友认识，倒不好办了。来！推出去与我砍了。”家人答应，立刻往外一推。

再说紫面天王一瞅这两个贼，就有几分爱惜，见他们进来时节，虎势昂昂，挺胸叠肚，毫无惧色，后来向各人一瞅，就把头往下一低，再也不瞅人了，倒仿佛是害怕的形象，刚要往下一推，就听有人说，刀下留人。原来是赫连齐对赫连方说：“这不是梅花沟金家店二位寨主么？”二人更把头往下一低，一语不发。赫连方说：“对呀！哥哥看他脸上这块紫记，难道你就忘了不成？”赫连齐向着金家兄弟二人说：“你们二位不言语不大要紧，险些耽误了交情。”回头说：“大哥，咱们红白帖儿把人家请来了，咱们这样待承人家，可下不去呀！”东方亮说：“我焉得知晓，这是哪里来的呀！”赫连齐说：“这就是朝天岭梅花沟的四寨主五寨主，一位是鸳鸯太岁金永福，一位是绿面天王金永禄。”东方亮一闻此言，自己亲身下去，与二人解绑，说：“二位贤弟，实在劣兄不知驾到，如果知是二位贤弟到此，我天胆也不敢将二位贤弟绑将起来，望乞二位弟台恕过愚兄。”说着，就一恭到地。金永福、金永禄双膝点地，说：“我二人自逞其能，前来盗剑，冒犯天颜，身该万死，蒙大太爷不肯杀害我们，恩同再造，惭愧呀，惭愧！”东方亮说：“二位贤弟言重了。我本是差派我两个兄弟聘请五位寨主，前来助威，不料二位贤弟，也搭着是更深时候，无心坠落我的翻板，若非赫连贤弟看出，险些误了大事。”金家兄弟说：“大太爷饶了我们，还说这许多谦虚言语，我们如何担当得住。”东方亮说：“你们二位再要叫我大太爷，就是骂我一样，咱们全都是自己弟兄，要是太谦，那还了得。赫连贤弟与他们见见众位。”赫连齐这才带着金家弟兄，先见了东方清，然后与群寇一

一相见。

东方亮吩咐家人取了两件英雄氅^①来，先叫金家兄弟披在身上。东方亮复又问道：“但不知这下月十五日，那三位寨主，可能到我这里来不能？”金永福道：“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有这里请帖到了朝天岭，皆因是我们大哥二哥不来，这才提起了你老这里有口鱼肠剑，我们大哥二哥说听人讲究过，可没见过。王玉就说，要见这口剑不难，他要上这里盗去给我们见识见识，还说要盗剑非他不成，除他之外，别无一人能盗。我们两个人不服，就往这里来了。不料我们二人被捉，多亏大哥宽宏大量，若不然，我二人早作了无头之鬼。他们既要打算盗你的宝剑，是日岂能与你助威呀？”东方亮一闻此言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二位贤弟，我方才已然说过，我最好交友之人，待等十五日这个擂台一过，我只带一名家人，同着二位贤弟，带上鱼肠剑，去到朝天岭，见一见二位寨主，把宝剑也教他们二位看看。只要他们二位喜爱此物，我就把这个东西送给他们二位，又算什么要紧的事情。常言说得好，‘宝剑赠与烈士，红粉赠与佳人。’此剑乃是我用不着的物件，送与他们二位倒作一个赠剑之交，并且我还有大事相商。”金永福、金永禄说：“这位大哥，素好交友，名不虚传。”群寇异口同音说：“你们与大哥交长了，就知道大哥这交友的慷慨了。”伏地君王一声吩咐备酒。

山西雁把他们的事情俱都听得明白。自己想，此处又没有白菊花，我也不必出头露面了，倒不如上藏珍楼瞧瞧。自己拿定主意，趑身回头，从后坡飘身下去，直奔后面来了。又到了捆更夫的那个太湖石前，一直扑奔正西，过了果木园子，见着一段长墙，心中一想，方才那更夫说的，这个地方叫红翠园，但不知这红翠园是什么景致？刚走至那里，就见里面灯光闪烁。原来这个门却在西边，徐良绕到西边一看，是花墙子门楼，黑漆的门户，五层台阶，双门紧闭，旁边有一棵大槐树。山西雁要看里面景致，就蹿上树去，往下一瞧，院子里靠着南墙有两个气死风灯笼、一个八仙桌子、两把椅子，大红的围桌上绣三蓝的花朵，大红椅披。桌子上有一个茶壶，四五个茶盅，一个铜盘子。靠着南边，还有两个兵器架子，长家伙扎起来，短家伙在上面挂着。靠着椅子那里，站着一个大丫头，约有二十多岁，头上乌云，戴些花朵，满脸脂粉，鼻如悬胆，口赛樱桃，穿着天青背心，葵绿的小

① 氅(chǎng)——大衣。